

五四闖將劉半農

馬馳原

早熟兼具詩人天賦

劉半農原名壽彭，改名復，初字半儂，後改半農，晚號曲庵，世以字行。筆名有寒星、范奴冬；堂號有含輝堂、靈霞館、桐花芝豆堂、雙鳳鳳磚齋等。

祖籍江蘇省江陰縣（今屬無錫市）。這「負山枕江、水環巒拱」的江陰，歷來既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又是人才輩出之境。

幼年時的劉半農，資質聰慧。三歲會唱兒歌，四歲接受啓蒙教育，由其父教以識字。六歲入塾就讀，已能作對詠詩，顯示了他的早熟和具有詩人天份。

一九〇一年，半農十一歲的時候，入其父劉寶珊和楊繩武先生所創辦的翰墨林小學讀書。由於他聰穎靈活，學習成績恒列前茅，尤以國文、英語最爲出色。

一九〇七年，十七歲的劉半農離開了自己的故鄉，第一次外出到常州府中學就讀。當時，常州府中學堂是採取分縣招生的辦法，考後發榜，在江陰考生中劉半農名列第一。

十七、八歲時，劉半農又愛好攝影。一九二六年，他參加業餘攝影組織「北京光社」；一九二七年十月，他出版了「半農談影」一書，其攝

影構圖理論在中國攝影史上也起了一定的影響。

爲母冲喜娶婦成家

一九一〇年六月，劉半農正在常州府中學堂求學，突然接到母親病重的消息，使他很痛苦。

劉半農很孝順他的母親，這位晚清秀才的妻子略曉文史、通情達理，是劉半農的第一位老師。

重病的母親非常渴望兒子能早日歸來，守候床邊。爲此，劉半農從常州府中學堂匆匆返回江陰。歸家後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降臨到他的頭上，親屬們爲了替他的母親「冲喜」，再加上當時家中確實無人照料，兩個弟弟天華、北茂皆幼，連洗衣做飯都無法料理，就迫使他立即結婚。

早在劉半農在外讀書的時候，家中就爲他定了親。女方係江陰縣城東朱子文先生之次女。朱子文先生爲店員出身，其時家境微寒。遺憾的是，尙且沒有成婚，朱先生的次女就因病早逝了。這時經雙方家庭協議，諸親好友撮合，也根據當地的俗習，朱家就把其長女嫁給了劉半農。

朱家之長女，名朱惠，字蕙英，一八八八年陰曆十月初五生，屬鼠，比劉半農大三歲。這是一個雍容大度、精明賢淑的女性，性格開朗，待人謙和。結婚時，劉半農年方二十。儘管他對結

婚一事茫然無知，既不了解對方的人品，也絲毫沒有成家的願望，但爲了使重病的母親感到欣慰，也爲了對家庭擔負起一定的責任，便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初的一天，頭戴藍頂子，身穿團花袍褂，匆匆在一片喜慶聲中和朱惠女士完婚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他對這位比自己大三歲的新娘是異常滿意的。命運之神給他安排了一位容貌、品格均出類拔萃的妻子，朱女士對丈夫體貼入微，料理起家務來也是一把好手。他們完婚後，感情篤深，終身相愛。

尤其使劉半農感到高興的是，新婚的妻子對重病的婆婆悉心服侍，時刻不離病榻左右。但好事未必盡如人意，兒子結婚未幾，母親就於六月十九日與世長辭。

假髮疑案查出真兇

爲了生計，劉半農和弟弟劉天華由一位朋友介紹，到上海開明劇社工作，請劉半農充當編劇，劉天華教授西樂。

在劇社工作本來還算順利，却不幸遇到了一件「假髮事件」：劇社託人從法國買來一具假髮，重金五十元，專爲演洋裝戲作頭飾用，一日不翼而飛。社裏的一些人議論紛紛，竟懷疑這次偷竊事件是平日不大合羣的劉氏兄弟所爲。面對七

嘴八舌的明敲暗射，劉半農忍無可忍，遂當機立斷，當掉了自己的結婚戒指和天華的手錶，跑茶館、查劇團，順藤摸瓜，窮追不捨，最後終於揪出了真正的竊賊方某，使案情真相大白。

破格升任預科教授

一九一五年九月，由陳獨秀主編的『青年雜誌』（第二卷更名『新青年』）在上海創刊了。

劉半農拜會了思想激進的陳獨秀，並積極向『新青年』投稿。

在『新青年』上嶄露頭角的劉半農，立即引起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注意。當時蔡元培在北大就職未幾，正銳意革新，廣延積學和熱心的教員，兼容並包，不拘一格。再加上陳獨秀和原常州府中學堂校長屠元博的力舉，年僅二十六歲，只有高中肄業資歷的劉半農，遂於一九一七年夏，被蔡元培破格聘請為國立北京大學預科教授。

劉半農本來投稿時用筆名「半農」，是撰寫一些「吳儂軟語」般的纏綿悱惻之作。現在為了表示和舊文壇，舊文學一刀兩斷的決心，徹底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向，他於一九一八年初，毅然將筆名「半農」改為「半農」，要為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去鼓吹、去戰鬥。

這時，蔡元培為了改變校風，在北大發起組織了「進德會」，發表了該會「旨趣書」，並將會員規定為三種：「甲種會員——不嫖、不賭、不娶妾；乙種會員——於前之戒外，加不作官吏，不作議員二戒；丙種會員——於前五戒外，加

不吸煙、不飲酒、不食肉之戒」。「進德會」成立後，劉半農於該年七月二十七日具名同意恪守「進德會」的三條基本戒律，在『北京大學日刊』上公開聲明加入「進德會」，從思想諸方面做好了破舊立新，大幹一場的準備。

老兔小兔風雲際會

劉半農以出色的教學和科研成果一鳴驚人。

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，他和錢玄同、胡適之、周作人、朱希祖、馬裕藻一起被推舉為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會員。同年四月廿一日，教育部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在北京正式成立，他是三十五位部轄學校推選出來的會員之一。四月廿三日，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舉行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，劉半農向大會提出了由他擬定的『國語統一進行方案』，經大會議決通過。到了一九二〇年初，「國語會」第二次大會發起組織「國語辭典委員會」，他又被推舉為委員之一。

當時的北大，處於「五四」運動的前夜，正是風雲際會，羣賢畢集的興盛時期。陳獨秀任文科學長，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，另有沈尹默、沈兼士、朱希祖、劉文典、馬幼漁、錢玄同、周作人、胡適之等人，一時間真可謂人才薈萃、羣星爭輝。在這羣人中，陳獨秀，朱希祖生年已卯，劉半農、胡適之、劉文典生年辛卯，因此北大的同仁就戲稱他們是兩隻老兔和三隻小兔，由此可見這些人的活躍程度了。

明嘲暗諷謠言迷霧

劉半農和胡適之，這是雖有往來而關係平平的一對朋友。他們同年出生，又同時進校，都年輕氣盛，又思想偏激。不過，這時的胡適之少年得意，戴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桂冠，飄然來自太平洋的彼岸，大有捨我其誰之感。因此對於這位中學肄業的同仁，總未免不屑一顧。在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時，劉半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過胡適之的主張，但胡氏對他嘻笑怒罵、潑辣犀利的文風，認為有失士大夫風範、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。周作人曾經回憶：劉半農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，胡適等「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，明嘲暗諷，使他不安於位。」

不過到了「五四」運動，劉半農和胡適之還是站在同一戰線，成了「五四」運動的闖將。

當新舊營壘的鬥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地步。封建復古派在節節敗退之時，也只好乞靈於謠言的迷霧。一九一九年二月，『神州日報』在「學海要聞」欄中，兩次登出半谷（張厚載）通信，胡說陳獨秀、胡適之、陶履恭、劉半農等四人已被驅出北京大學，陳獨秀業已逃往天津。到了二月十八日，『公言報』在發表林紓（琴南）『致蔡鶴卿太史書』的按語中又胡說，陳獨秀、胡適之、錢玄同、劉半農等新文學家的主張是禍及人羣，無異於洪水猛獸云云。劉半農等人看到這樣的無恥謔言，雖然感到十分憤怒，但也覺得不值一駁。翌日，『北京大學日刊』上却發表了『蔡校長致神州日報記者函』指出半谷通信中所說陳、胡、陶、劉等人因思想激烈被北大驅逐出校和受到政府干預等純屬謠言，於是，復古派發起

的謠言法寶，頃刻之間也就化為烏有了。

考取官費赴歐深造

周作人在『知堂回想錄』中曾說：「劉半農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，為胡博士他們所看不起，雖然同是『文學革命』隊伍裏的人，半農受了這個刺激，所以發憤去掙一個博士頭銜來，以出心頭的一股悶氣……。」

一九一八年五月，北京大學上報教育部，請派劉半農去歐洲學習語言學。後因其工作無人接替，暫緩一年。一九一九年底，劉半農決定赴歐洲留學。

一九二〇年初，他携夫人朱惠和長女小蕙從北京啓程，

他先入倫敦大學之大學學院學習，他學的是文學和語言學。

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，他懷着對祖國深情的愛，急切的戀，終於回環往復，一唱三嘆地創作了『叫我如何不想她』的歌詞，從而寄託了對於祖國的一往情深和深切的懷念。翌年九月十五日，他又作『創設中國語音學實驗室的計劃書』，寄蔡元培，並惠書胡適，希望能促成此事，盡快在中國也創辦一所專門測試語音學實驗室的實驗室。

劉半農是被當時教育部選派的官費學生，教育部每月出資六十元，約合二十英鎊；北京大學每月津貼一百二十元，約合四十英鎊。這就是他的全部經濟來源。若一個人赴歐，且精打細算，也基本上够用。但是，劉半農孀婦將雛，舉目無親，在國外的日子就異常艱難了。

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，即抵達倫敦不到五個月，劉夫人又在異國添喜，男育倫、次女育敦生於倫敦。這使他的經濟情況愈加拮据。

但他咬緊牙根，堅持到底。一九二一年夏，他從英國倫敦轉赴法國，入巴黎大學學習。由於他勤奮學習，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，『法國最高文藝學院公報』宣佈：其論文『漢語字音實驗錄』榮獲一九二五年康士坦丁·伏爾內語言學專獎。五年的奮進和拼搏，他終於戴上了文學博士的桂冠。這時劉半農僅三十四歲，可『鸞腰曲背，已彰彰在人耳目！』

一九二五年七月的一天，劉半農携着大批研究語音的最新儀器，和趙元任夫婦一起，搭乘法輪『Porinos』由馬賽啓程回國。

開創性的語言學家

劉半農作為語言學家，他有許多開創性的建議。他在『我之文學改良觀』中提出，文學作品應該注意分段、句逗和採用新式標點，並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下旬，在教育部『國語統一籌備會』的成立會上，和錢玄同等六人聯名提出『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』，經過議決通過。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，他在『她字問題』一文中，還首創了「她」、「牠」二字，以為第三人稱陰性和無生物代詞。劉半農說：「一、中國文字中，不要有一個第三位陰性代詞？二、如其要的，我們能不能就用「她」？……我現在還覺得第三個代詞，除「她」字外，應當再取一個「牠」字，以代無生物。」之後，劉半農還首次把「她」字運

用到他的歌詞『教我如何不想她』中去。「她」、「牠」二字的提出，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和鬥爭。例如，在『時事新報·學燈』副刊上，署名寒冰者，曾連續發表『駁「她」字的研究』、『再駁「她」的研究』、『關於「她」字問題的申論』、『這是劉半農的錯』、『續論「她」字的研究』等文章，拼命予以反對。劉半農面對一片斥責之聲，毫不动摇：「我決不如此怯弱，我至今還是這樣的主張；或者因為寒冰君的一駁，反使我主張更堅。」

今天看起來，提倡分段、句逗和新式標點，創造「她」、「牠」二字，彷彿都是些無需大驚小怪的問題，但在當時，震動之大、反響之烈，却很難令人想像。

禁女生進公共舞場

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劉半農為國立北京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。五月四日，他答北京『世界日報』記者問，談及了整頓女子文理學院的計劃。翌日上午，他就任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職，辦理了接收手續，並分別向教職員和學生講了話。六月一日下午，他出席了女子文理學院歡迎新院長和歡送畢業生的全體大會，在會上致答辭。

除積極參與學校的一切活動外，在學生一方面，他則公開布告女生禁止入公共舞場：

「現在本市各飯店所設公共跳舞場，大都流品不齊，空氣污濁，決非青年學子所應參加。茲特嚴重告誡：諸生務須自惜羽毛，決不涉足；如

有故違，一經查出，立即除名。此布。」

並且公開發表談話，禁止女生互稱「密斯」。認為：廢棄帶有奴性的「密斯」稱呼，而以國語中固有之稱呼代之，並非因其雅與不雅所致，而是因為「密斯」之稱實無何等光榮可貴之處，為保存中國語言之純潔，反對奴化教育，還是互稱「姑娘」、「小姐」、「女士」為好。

劉半農關於禁入公共舞場和禁稱「密斯」的主張一出，學校內外輿論嘩然，社會上的一些無聊文人借故與風作浪，弄墨舞文，有意歪曲這些主張的原委，僅北京『晨報』、『世界日報』、天津『大公報』上，就連篇累牘地發表了近三十篇討論文章，西報加以譯載，甚至於公開搞什麼『密斯和姑娘專號』、『密斯和姑娘總投票』等惡作劇。但劉半農我行我素，堅決推行婦女新風尚，得到大多數正派人士的支持。

為名妓賽金花立傳

一九三四年初，劉半農想為清末名妓賽金花立傳。有一天，他和學生商鴻遠在北大研究所閑話，提起賽金花，他說：「聽說有人要給她寫法文的傳，我們先給她寫個國文的傳吧。你有沒有興趣？這個人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！」商鴻遠當時便回答：「好極！我們就寫。」後來又去同鄭頤孫商量，並請他約請賽金花。其時，賽金花垂垂老矣，居北京天橋北居仁里十六號，一個人過着淒涼的晚年生活。

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，他偕商鴻遠及速記生于、葛二人同往鄭頤孫家，記錄她述說的一

生故事，後隔一天一次，共會面十餘次，並請畫家陳執中、唐亮為其畫像。五月四日下午，他和顧頤剛、卜晨光、冰心夫婦一起，還陪同一美國記者去賽家採訪。余上沅夫人丁嫻曾託劉半農向賽金花索字，他亦代為乞得「美人長壽」一幅，交上沅欣然持歸。為此又戲作打油詩一首：

為乞金花傳墨妙，美人長壽字生香。

殷勤持向閨中去，免在床前跪一場。

劉半農和賽金花的這一段故事，向來為人議論，毀譽不一。但『賽金花本事』的出版，在晚清史和民俗學的研究上，還是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的。

博士著作千古長存

因操勞過度，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，劉半農入北京協和醫院，經診斷：心臟過弱，血液中螺旋菌甚多，證為內蒙古所染回歸熱病。該日下午二時十五分，終因病勢過重，搶救無效，呼吸短促，徐徐闔目。嗚呼！「五四」闕將，叱咤則風雲色變；一代學人，寢饋皆不忘學問。二十餘年間，辛勤筆耕，宵衣旰食，最後竟以身殉！劉半農逝世後，四方哀悼，海內同悲。七月十六日晨八時，移厝北京城北海後門外之嘉興寺。靈車上覆蓋着北京大學三色校旗。蔡元培手書「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劉復博士之銘旌」。靈車曾在北大一院稍停，由蔣夢麟校長率北大教職員生路祭。參加送殯的有：蔣夢麟、胡適之、馬幼漁、楊仲子、鄭天挺、樊際昌等人。七月二十日，法國駐華使館代理公使賀柏諾，致函北京大學

，深切悼念劉復逝世，並向其家屬表示慰問。

十月十五日上午十時，北京大學假景山東街二院大禮堂為其舉行追悼會。出席追悼會的有胡適之、李四光、錢玄同、周作人等五百多人。追悼會收到輓聯三百餘件、花圈二百多個。

追悼會由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主持，首由育英中學歌咏隊奏哀樂，頌哀詞。詞曰：

苦雨悲風，秋色淒涼，皇天不吊，哲人其亡，博士學問，冠絕羣倫，博士著作，千古長存。

詞畢，由劉夫人獻花圈，再由主祭蔣夢麟獻花圈。接着，蔣夢麟、胡適之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魏建功報告其生平及思想。末由半農之弟劉北茂致謝詞，再由半農子女向參加致哀者致謝。繼奏哀樂、頌哀詞，詞為劉半農生前所作：

織布織布，朝織丈五，暮織丈五，今人作古，尚餘丈五，嗟呼辛苦。

又：

我來北地將半年，今日初聽一宵雨，若將此雨移江南，故園新笋添幾許。

追悼會至中午十二時散會。

全國各地報刊為其逝世紛紛發表消息和紀念文章。『世界日報』、『青年界』、『人世間』等報刊出了紀念專輯。蔡元培、魯迅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趙元任、黎錦熙、張恨水等數十人撰寫了紀念文章。胡適之、郁達夫、林語堂等人送了輓聯。極盡哀榮。